

纯真的浪漫——论罗斯金的绘画教育思想

丁佳妮 冯天骄

云南大学艺术与 design 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 19世纪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在艺术评论之外,曾提出一系列的绘画教育思想、方法,指导伦敦的技术工人学习绘画,以应对工业革命背景下英国工人阶级人文艺术教育匮乏的状况。罗氏的绘画教育思想倡导学生回归自然,用“纯真之眼”去看自然,其绘画教学方法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观察力,使学生最大程度地保留对外部世界感性的状态下进入绘画创作。本文将从罗斯金的艺术教育者身份出发,从道德、审美、教学方法三个方面详细分析罗氏的绘画教育思想,并对其绘画教育思想产生原因作一番探索,以进一步了解罗氏的艺术教育思想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艺术教育的发展面貌。

关键词: 道德;忠实于自然;纯真之眼

Pure Romance -- Discussion on Ruskin's Thought of Painting Education

Jiani Ding, Tianjiao Fe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Abstract: John Ruskin, a famous art critic in 19th century. H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deas and methods of art education for London's workers in reaction to the deficiency of liberal education for British working clas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uskin's education thoughts of art propose students to return nature, to observe nature by "innocent eye", and his teaching method of painting laid particular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imagination, creativity and observation, so that students can enter painting creation while retaining their sensibility to the external world in the greatest extent. This paper will begin with Ruskin's teaching identity, by analyzing three aspects of Ruskin's ideas of art education, morality, aesthetics, teaching method, and exploring the cause of his thoughts of art education,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Ruskin's ideas of art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art education for working class in 19th century.

Keywords: Morality; Being faithful to nature; Innocent eye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被誉为“美的使者”“维多利亚时代的圣人”。由于罗斯金作为艺术批评家及社会批评家的盛名在外,使得学界对罗氏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艺术批评以及社会思想批评方面。相比之下,罗斯金作为一名艺术教育者、绘画指导者的身份却鲜有人关注。事实上,罗氏自小就接受正统的学院派绘画教育,在绘画实践方面有着非常

丰富的经验。1854年至1860年,罗斯金在伦敦工人学院教授工人绘画,正是这段经历,让罗氏有机会以绘画指导的角色去实践其绘画教育思想。罗斯金曾提出“全民艺术教育”的口号,并著有多本艺术教育的著作。他还出版了《给初学者的三封信——论绘画元素》(1857)和《线条、光线和色彩——罗斯金论绘画元素》(1870),这两本著作构成了他的绘画教学方法主体。此外,在罗氏的绘画理论《现代画家(1-5卷)》中,包含许多关于绘画教育的观点。

本文将从道德、审美、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分析罗氏的绘画教育思想,并对罗氏的绘画教学历程、绘画教育思想产生原因作一番探索。希望通过罗氏绘画教育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十三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编号:2021Y224

作者简介: 丁佳妮,冯天骄,云南大学艺术与 design 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19世纪英国艺术历史。

思想的系统考察,进一步深入了解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艺术教育的发展面貌。

一、道德:衡量艺术家与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

在罗斯金的绘画教育思想中,道德是衡量绘画者的重要标准。^[1]罗氏认为画家的首要道德就是了解自己的工作,“他们将强烈的情感注入作品中,而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他们拥有最强烈的感情,却约束自己,变得和深受大山护佑的湖泊一样平静,可以反射空中云彩的流转,以及大山投影的每个变化,但是自己是静止的。”^[2]此外,罗还强调了有三类人不能作画:

第一,虚荣或自私的人不能作画。^[3]罗斯金认为,绘画需要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进行,只有摒除杂念、专心致志,才能够把握好绘画题材。罗氏认为,虚荣与自私的人不能够画出好画,因为他们的心过于躁动。

第二,浅薄猥琐的人不能作画。^[4]罗斯金认为,绘画者只有具备了高贵品质,即“心智圆熟、协调、深邃、坚毅”,才能够进入艺术的高境界。罗斯金赞扬过特纳,认为他具认为他具备深邃坚毅的品质,因此创作出了伟大的风景画作。

第三,虚伪的人不能作画。^[5]罗斯金认为艺术的目的的是为揭示“真实”,而虚伪的人之所以不能作画,因为这类人只顾眼前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从而无法窥见真理的全貌。罗斯金认为唯有对真理孜孜以求的人,才能够更全面的把握事物,从而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

综上所述,在罗氏的思想中,良好的道德就是真诚、深邃坚毅、平静的状态,艺术家只有拥有了正确的状态,才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因此,道德是艺术家自身必须具备的品质,是艺术家创作出优秀艺术作品的前提。

另一方面,罗斯金认为艺术作品有着完善道德的作用。在罗氏的艺术理论中,高级的艺术须揭示出人物的

道德感,使其对人起到教化的作用。罗氏认为,艺术作品所展现出的道德纯净度和情感庄严度越高,它就越精致。罗氏认为亨特的画作《世界之光》(图1)就展现了高尚的道德价值。亨特的《世界之光》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着装华丽的基督,正走到一户人家门前,左手提灯,右手正准备轻轻叩门;大门紧闭,被许多常青藤缠绕着,门闩和钉子都已经锈迹斑斑,门前杂草丛生,几颗斜放的干枯的庄稼也是颗粒无收。罗斯金为该幅画所描绘的场景找到了文字记载:“瞧,我站在门口轻轻叩门。如果有人听到我的声音,为我打开这门啊,我将投入他的怀抱,与他共进晚餐,并从此常伴他左右。”(《新约·启示录3:20》)罗斯金进一步对该幅画的内涵与寓意作了解释:

基督以他永恒的身份——先知、神父、君主——在夜色中接近了这里。他身着象征信仰力量的白色法袍,受人景仰的法袍和荆棘皇冠象征着他的祭祀的职权。他金光闪闪,所到之处枯木逢春。现在我来说明一下。当基督进入人们的意念中,他就会用两束光包容他:首先是良心之光,这光可以显示出人过往的伤痛;另外一束光是平和之光,这光是拯救灵魂的希望。基督左手拿的灯笼便是良心之光。它的火焰鲜红而热烈,照在紧闭的大门上;照在阻挡它的黑暗上;照在果园中果树上落下的一个苹果上。用这个方式来说明良心的彻底觉醒不仅仅是保持忠诚,还有正视与生俱来的罪恶感。这个灯笼被一根链子拴着缠在人物的手腕上,说明这束解释过往罪过的光不仅在犯错人面前呈现,基督同样也可以知道他的过错。然后就是平和之光,也就是人物头上发出的光。它发源于荆棘王冠,是救赎的希望。虽然它本身忧伤、低沉、充满慈爱,但它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地融合在光亮中,包括它所经之处的树枝和叶子,这表示在这光的所到之处,世间万物都会被覆盖……^[6]

可以看出,罗斯金注重对绘画所蕴含的道德意义的阐释。罗氏反复解释了“良心之光”与“平和之光”的意义,目的是想通过对画面寓意的分析来引导大众的道德价值。

二、“忠实于自然”的审美观

“忠实于自然”是罗斯金绘画教育思想的根本。事实上,罗氏对自然的热爱,在幼年时心中就已埋下种子。

在父母精心培养下,罗氏性格一向平和顺从。罗父詹姆斯常年带他外出旅行,饱览欧洲大陆的自然美景。据罗氏回忆,父亲外出时,习惯精打细算,并不会在某一处景点停留太久。尽管罗氏被大自然的景色所吸引,但没有敢于向父亲表达出自己想停留作画的意愿。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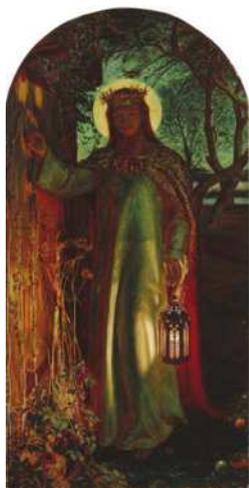


图1

此他只有在夜间回忆白天看见的景色，然后逐步将它们画下来。可见，罗氏对在自然环境中写生作画的强烈兴趣。

对大自然的兴趣是罗氏“忠实于自然”审美观形成的前提，对大自然独到的理解，则构成罗氏“忠实于自然”审美观形成的关键所在。

罗氏说：

每一片叶子、每一个茎干，都让人感觉到他的作用，这种作用永不停歇，从表面上看，仿佛仅仅是为了植物本身的健康和快乐。的确，我们经过沉思才明白，植物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其生命源自某种恩惠，它在接受恩赐的同时，也在施予……当我们去感受植物的快乐时，它们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看到一片叶子干枯了，萎缩了，被虫子侵蚀了，我们会说虫子很难看，并感觉心痛，不是因为它伤害了我们，而是因为它好像伤害了这棵植物，将其生命中痛苦、疾病和失败的信息传达给我们。^[7]

可见，在罗氏思想中，“自然”并非仅是客观冰冷的存在，还包含自然所展现出的鲜活的生命力以及人对自然的道德情感。说到底，罗氏绘画教育思想中的“忠实于自然”是在尊重自然事实基础上，带有感性色彩的自然审美观。

在绘画时，罗氏强调“忠实于自然”的观念并非告诉绘画者要机械的模仿自然，而是要对自然进行“阐释”。罗氏的绘画理论强调绘画者既要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又要突出绘画对象的特有性质。罗氏否定了18世纪古典学派绘画运用的“归纳法”，认为此类方法缺少对事物特有性质的表达，这样做不能刻画出风景的真实性。

罗氏认为特纳的绘画作品恰到好处地“阐释”了自然景物的美。罗氏强调特纳的绘画不仅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而且还发挥了想象力，赋予绘画对象生动性，使其外在特征与内在属性相一致。罗斯金通过对比两幅《风车磨坊》画作，证明特纳的绘画真实地“阐释”了自然。图2是克拉克森·斯坦费尔德的《风车磨坊》，罗斯金认为此幅画中的风车磨坊外部形式十分花哨，风帆骨架绘制的过于复杂且厚重，不像是被使用过的。在实际中，风车磨坊具有磨面、据木材等实际的功用，因此，磨坊的构成应该是轻盈的，以确保风帆能够随风转动。而斯坦费尔德绘制的磨坊，外墙立面看上去像是石灰岩，显得十分厚重。罗氏认为画家似乎不太了解风车实际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才使画面的好似“精神的死亡”，缺乏生动性。^[8]图3是特纳的《风车磨坊》，罗氏认为此幅画表现出了“真实且高贵的生动”，因为此幅画的外在生

动是从属于内在的特性的。画中的风帆细窄，有一点弯曲，罗氏认为正是这“一点弯曲”表现出了该风帆长期受到了风的吹动。磨坊所设定的高度和基座的组合，暗示了磨坊轻盈的体量。画面中心位置的光影，突出了风车的轮廓，营造出了“灰暗忧郁”的氛围。罗斯金认为这样的氛围会给观众联想到磨坊工人讨生活的艰辛与无奈，“整天为了一口饭食，在黑暗中推磨”。^[9]罗氏认为特纳以绘画技法中“阐释”的方式表现出了绘画对象的本质精神。



图2



图3

三、透过“纯真之眼”看罗氏的画教学方法

“纯真之眼”（the innocence of the eye）是罗斯金1857年在其著作《论绘画元素：给初学者的三封信》中首次提出的概念：

全部的绘画技术力量依赖于我们恢复所谓的纯真之眼，也就是说，以一种孩童的知觉感知平面色彩，例如：没有意识到它们意味着什么，犹如突然赋予一个盲人视力，盲人所看到的景象那般。^[10]

罗斯金提出“纯真之眼”，此概念是基于一种“感知”去观察绘画对象，犹如恢复到孩童的知觉一般，不借助任何经验知识或者理性判断，达到客观真实地描绘出绘画对象的目的。为了进一步解释“纯真之眼”，罗斯金以“桌子”等生活中常见物体为例，作了细致的阐释。例如：一个盲人，通过经验和触摸，确定了这是一张桌子，假如顿时获得视力，眼睛看到的不是“桌子”，而是浮现在眼前纹理相间地棕色和黑色的色块。罗氏认为，对色块形状和色块颜色深浅的描绘，构成了绘画艺术。罗氏认为，一位卓著的艺术总是尽可能地让自己沦为婴儿一般的视力状况，运用颜料描绘出与眼睛所见一模一样的物体色彩。

关于“纯真之眼”是否能够还原绝对的自然界真实，此问题涉及到生物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同时该话题也非本章节讨论的关键所在。本章节要做的不是把“纯真之眼”孤立地视作一种观察方法，而是将此概念还原到罗氏绘画教学的语境之中，以“纯真之眼”为切入口，

进一步分析罗氏的绘画教学方法。笔者认为，“纯真之眼”背后反映的是罗斯金教学方法对学画着感性思维最大程度的保护。

在罗氏的理论中，“纯真之眼”是用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说到孩童，他们天真无邪，特别容易获得幸福感。而幸福、善良的状态，是罗氏在绘画理论中强调的获得美的一种前提。罗氏说：

从本质美的角度看，理论抽象能力的第一种完美形式是内心仁爱和不含私念的充实之感，它从世间万物的幸福中获得最大快乐。这种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内心本身所无法拥有的；我们也无法知道或想象天使们看到在俗世间游走的万物时，在播洒上帝的仁爱时，内心会涌动怎样强烈的喜悦：只有当我们一步步靠近上帝，当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上帝的样子，我们的仁爱之心才会渐渐加强，但是只有上帝才会拥有全部仁爱。尽管如此，这种仁爱正常发挥作用却暗含一个前提，即整个道德境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仁若要发挥得淋漓尽致，则必须达到基督教品质的至真至善、至臻至纯。^[11]

对罗氏而言，只有心中拥有善良，充满仁爱，才能够从客观事物的幸福中获得最大的快乐，从而感受到事物的美。根据罗氏的观点，要培养出能够感受世界美的人，就需要走进自然、观察自然，远离工业化的喧嚣，对于学习绘画的人来说，更需要尽早地走进自然，尽早地进行写生练习。

在罗氏的绘画教学著作《给初学者的三封信——论绘画元素》中，“写生”被放入了初学者的起步训练阶段。罗斯金强调绘画中所有的形体表现均取决于绘画者对微妙的阴影层次变化把握的能力，这项能力首要取决于眼睛对自然的观察力，而提升观察力，只有在写生时才能够训练到。因此罗氏建议学生在掌握一定的线描能力后，就直接走进大自然，面对景物进行写生。罗氏认为这样可以训练初学者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力，“经过反复训练，眼睛会变得敏锐而真实，才能够看见自然界细微的变化。”^[12]另外，在色彩训练方面，罗氏同样建议学生直接通过观察自然景物的色彩变化进行着色，提升绘画者眼睛的对色彩的敏感度。

笔者认为，即使是在当代的绘画课堂上，学生也是在掌握基本造型和着色方法后，才有机会参与到户外写生之中。单从这一点上来讲，罗氏的教学方式已比当代的绘画教学模式更为大胆。在初学者的大脑中尚未形成系统的绘画体系时，就让它们进入自然大胆写生，这使

初学者最大程度地保持感性的状态，对后续绘画者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培养，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罗斯金作为一名绘画指导者，他不仅教授学生绘画技法，帮助他们提升审美修养，还着眼于启发学生重新思考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罗氏的学生是艰辛的劳工阶层，罗氏希望借助艺术提升工人文化品味，激发起他们追求自由和美好事物的意志；另一方面，体现出了罗氏作为一名浪漫主义者的社会责任。从18下半叶世纪开始，当欧洲逐渐解开了宗教的束缚与王权的压迫，在自由的世俗世界，人们将目光集中于对理性、科学、物质的极致追求之中。随着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英国享受到它带来的丰硕果实，却也遭受了它引发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血汗工厂、环境污染等。到19世纪中期，这些矛盾在英国已经尖锐化，它们加深了英国多个领域对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以及近代以来的科技与理性的怀疑。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浪漫主义者罗斯金在绘画教育思想中强调道德、回归自然、想象力，是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主张。简而言之，罗氏希望运用真诚、质朴的方法——“纯真之眼”的绘画教学方法，进一步寻求改造现代工业文明日益沉沦且低俗的公众道德和精神世界，这样的主张，具有恢复民族传统精神以纠正现代社会弊端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3][4][5] 罗斯金.《艺术与道德》[M].张凤,译.北京:金城出版社.第33页,第38-39页,[3][4][5]论画家的修养(代序)。

[6] 罗斯金.《透纳与拉斐尔前派》[M].李正子,潘雅楠,译.北京:金城出版社.第96页,第97页。

[7] 约翰·罗斯金.《近代画家(2)卷》[M].刘荣跃,张璘,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第75页。

[8][9] 罗斯金.《近代画家(第四卷)》[M].李正子,潘雅楠,译.北京:金城出版社.第9页,第9页。

[10] John Ruskin.The elements of drawing,in Three Letters to Beginner.Project Gutenberg Ebook,October 24th,2009.p.118—119.

[11] 约翰·罗斯金.《近代画家(2)卷》[M].刘荣跃,张璘,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第73页。

[12] John Ruskin.The Elements of Drawing,in Three Letters to Beginner.Project Gutenberg Ebook,October 24th,2009.p.36.